

西藏地方 與中央政府關係

簡明教程

顧祖成 陳崇凱 主編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 简明教程

主 编 顾祖成 陈崇凯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简明教程/顾祖成,陈崇凯
主编.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4(2005 重印)

ISBN 7-223-01276-5

I. 西... II. ①顾...②陈... III. ①中央政府—关
系—地方政府—中国—史料②西藏—地方史—史料

IV. ①D677.5②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260 号

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简明教程

主 编 顾祖成 陈崇凯

责任编辑 李海平

再版校对 杨芳萍

封面设计 怡人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西藏军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16 千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001~5000

书 号 ISBN7-223-01276-5/D·54

定 价 1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李海平

封面设计：怡人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13 世纪以前西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20)
一、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时代西藏文化的多元发展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	(20)
二、西藏高原的统一,吐蕃王朝与唐朝的甥舅友好、通使和盟	(24)
三、吐蕃与唐宋的经济文化交流	(37)
第二章 西藏归入元朝大一统,与中央政府辖属关系的确立	(46)
一、西藏地方归属蒙古汗国,推进全中国统一	(46)
二、元朝扶持萨迦政权,在西藏地方全面施政	(60)
三、元代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	(76)
第三章 明代西藏与中央政府辖属关系的持续发展	(81)
一、帕竹政权归附明朝,明朝对西藏统辖权的确立	(81)
二、“多封众建,贡市羁縻”——西藏各派政教势力同明朝中央的密切关系	(87)
三、新兴的格鲁派与明朝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03)
四、明代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	(108)
第四章 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空前推进	(113)
一、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清朝册封达赖喇嘛和固始汗	(113)

二、清朝册封“班禅额尔德尼”与“平准安藏”，推行噶伦制	(121)
三、清朝设置驻藏大臣及授权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主持西藏事务	(131)
四、六世班禅入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亲密关系	(138)
五、《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与金瓶掣签制度的建立	(143)
六、西藏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与清朝后期中央政府在藏行使国家主权	(153)
七、清朝扶持西藏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措施	(172)
第五章 民国时期依照历史定制西藏保持与中央的关系	(179)
一、民国政府实行五族共和，西藏地方参加全国会议	(179)
二、民国中央政府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维护国家主权	(184)
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传统历史关系的日趋全面恢复	(191)
四、国民政府批准认定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及派员主持坐床事宜	(202)
第六章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207)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藏族人士吁请早日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207)
二、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	(216)
三、废除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	(229)
四、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234)
五、中央与全国对西藏建设发展的大力扶持和帮助	(239)
结 语	(251)

大事年表.....	(257)
后 记.....	(275)
再版后记.....	(277)

导 言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每当唱起这首歌，每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生活在祖国大陆还是海外，不管他属于汉族，还是藏、蒙、维吾尔等 56 个兄弟民族中的哪个民族，都会涌现出一种中华民族认同的炽热感情，都会为自己拥有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而骄傲。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产物，是包括藏族在内的 56 个民族认同并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政治实体，而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又是以 56 个民族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为基础的。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是沿着“多元一体”的轨迹向前推进的。早在古代就已确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元一体”这一理论的正式推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8 年社会学、民族学大师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演讲，“驾轻就熟地运用丰富的资料，特别是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资料，在几万年的文化史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这一对时与空所构成的宏大坐标系统里纵横驰骋，举重若轻地娓娓而谈，深刻地追溯了中华民族格局的成因并指出了这一格局的最大特点，即一体中

包含着多元,多元中拥戴着的一体”^①。这个精辟的结论,既切合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也切合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国家与民族是两个不同又有联系的概念,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畴又是可以一致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确立的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推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被誉为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是正确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总体格局的钥匙。

“多元一体”理论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主要为:第一,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形成是多元一体的,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孕育、形成到发展、确立,也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第二,在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存在一个凝聚中心,即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佛、道的炎黄传统文化为其精神纽带;第三,各民族间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各民族区域经济文化的互补交融,终于凝聚确立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多元民族国家;第四,中华民族和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个历史范畴,其历史演进过程不能随意人为割断。中华民族是中国的构成实体,中国版图是其活动存在的疆域,都是沿着“多元一体”的历史轨迹演进的,在历史上是前后承续相对稳定的。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演进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首先从生存空间来看,地理环境的因素在中国孕育形成阶段的作用更值得研究。中国坐落于世界第一大洲亚洲的东部,西起号称“世界屋脊”之巅的帕米尔高原,东临世界第一大洋,北起戈壁荒漠,西南以世界最高山脉与南亚、中亚相隔,“四周有自

^① 林耀华:《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载《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①。这一单元内部又分为若干地理区域。疆域辽阔,决定了中华大地上分处于各个地理区域的原始人群不可能都出自同一来源;与各大陆以海洋、高山、大漠相隔的自成单元,决定了他们在单元内凝聚并走向一体。因此,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同时,内部地理区域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原文化的率先发展和向四方边远地区的辐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主体,中原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版图的历史中心。

就地势而论,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高度逐级下降的大地。西部主要为藏族聚居的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而东部则为海拔不足千米的丘陵和平原以及沿海岛屿。这东西落差甚大又由黄河、长江两大江河将东西连成一体的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藏高原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东部文明发生深刻的渊源联系,并且不断东向发展,从而最终融汇归属于中华文明这一大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从时间坐标来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以 19 世纪 40 年代的鸦片战争为界限,可分为古代与近现代两大阶段。古代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孕育、形成、确立的历史时期;近现代发展阶段,中华民族进入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过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来挑战,西方列强时时企图侵略、宰割中国,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自始至终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问题。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之时,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历了漫长的古代发展阶段,即秦以前华夏族体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孕育阶段,秦汉至隋的汉族主体的形成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 页。

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阶段,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民族大融合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元明时期和清代前期当代中国各民族全部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阶段。

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作为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的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早在原始文化时期,诞生出炎黄部族的黄河流域就成为全国多元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它向西渗入黄河上游文化区,影响了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中国西部的新石器文化。“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构成了中华诸多文化区的主干。由此可见,中华新石器文化,既是多元呈区域性发展,又是交互影响,相对统一的。”^① 当各族先民在祖国大地分别进行初步开发之时,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一些部族率先由多元向一体演进,经过夏、商、周三代逐步融合,首先完成了华夏族体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过程,形成汉族的前身。在春秋战国 500 年内,各族之间或以自由流动或以战争方式交流融汇,终因秦王朝的建立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并在秦汉之时形成了凝聚核心,即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正统的汉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不仅仅是因为其生存空间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其众多的人口,更重要的是由于汉族以稳定发展的农耕生产为基础,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先进地位。秦汉之时确立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典章礼乐、文化制度,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族传统文化成为凝聚的精神纽带。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不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吸收并丰富发展这一文化,从而使华夏文明成为中华民族中各个兄弟民族认同的共同文化传统。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秦汉初建之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① 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集与辐射》,《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

期,是以大分裂、大迁徙、大杂居、大兼并等方式第一次全面推进了中华民族中各族的大融合,突现出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态势,渐次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是以民族间的交融(包括友好交往、民族迁徙与战争、兼并等各种形式)或是以领属统治(包括臣属周边民族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而形成的。其内涵又大体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民族通婚使各兄弟民族间互相注入对方的新鲜血液;二是文化习俗中也相互吸收了新的内容。民族间的交融影响从来是双向的,汉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为人所熟知,而少数民族对中原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是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①。当时,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互相交混杂居,你来我往,除羌人远徙青藏高原、匈奴部分西迁外,其他民族大多融入汉族,消失于新的多元统一体中,因而此后史书不见其族名。隋唐时虽曰汉族重新统一中国,其实是仍以汉族为名的各族多元的融合体。唐李氏皇室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混血的后裔,而当时时兴的赐国姓以及通婚、迁居、改姓等又使突厥、契丹、西羌、鲜卑、回鹘、吐谷浑、党项、吐蕃、沙陀等族数以百计的人朝番将及总数达数十万的番人成为李姓及史、王、尚、哥、张、白、冯、安等汉族的新成员,其中定居京师的吐蕃降将禄东赞之孙论弓仁,就是数代仕唐居葬于万年县(今西安市区)而变其族的。^② 在这时中国的版图内,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不少融入汉族,南方的南诏一度臣属于唐,只有西部地区的吐蕃尚处于

① 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

② 吴丰培:《唐代吐蕃名相禄东赞后裔五世仕唐考》,《西藏研究》1983年第4期;马驰:《唐代蕃将》,第7章,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区域性统一的发展阶段,与中原唐政权并立,但也以和亲及会盟方式结成“和同为一体”的甥舅关系。从五代十国到北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获得发展之后又进入新的分裂、融合阶段。这时,西南的吐蕃也处于分散割据状态。崛起于东北的契丹、女真一度称雄于黄河以北,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被兴起的蒙古政权兼并,新阶段的大融合大一统已逐步具备条件。

13世纪初,蒙古族兴起,推进全中国的统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进入确立阶段。这一阶段,蒙古族、满族两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在数百年中居于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构成中国历史演进总脉络的组成环节,而且继承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更加密切了中华民族各族间的紧密关系。西藏地方就是元朝时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的,清朝时与中央王朝的辖属关系更得到进一步发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解体。随着“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由几十个兄弟民族构成的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而作为其政治实体的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亦最终确定。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孕育、形成、发展、确立是一个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统一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在中国“多元一体”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权,不管处在什么历史演进阶段,也不管当时是否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管辖,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不可分割的组成环节,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①因此,不可以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

^① 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历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

“多元一体”总体演进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人为割裂开来,孤立地来看中国,不可说某一历史阶段,某个边疆民族政权不在中原政权统辖之下就不在中国境内,而要等到某一历史阶段归入中央政权直接管理,才算加入中国版图。我们伟大祖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这就是本教程的中国历史疆域观和祖国观。认真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充分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深入探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史,正确阐明西藏地方自古即是中國疆域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二

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孕育、形成、发展、确立是逐步完成的,有一个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看,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初级的统一体;就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而论,由各地区区域性统一再到全国统一,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时期,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古代发展阶段,中国的疆域大体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内地农业区,长城以外的游牧区,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西部农牧区。这三大部分都是先经过分散的多元发展,出现各自凝聚中心,形成区域性统一,再逐步推进完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历史进程和最终实现全国大统一。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主要为汉族聚居的内地农业区,经过原始文化的区域分散发展,从夏、商、周三代至秦始皇吞并六国,最先完成了区域性的多元统一。此时,长城以外辽阔的游牧区也由诸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逐步走向区域统一。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首次统一长城以外的大部分游牧区,初步实现了地区的多元统一。长城内外两个统一政权的先后出现,为而

后这两大区域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至于西部的农牧区,由于地理、人文的诸多因素,形成区域性多元统一相对难一些,所以其推向全国大统一较之中国古代疆域的上述两大部分自然也要晚些。

地处西部农牧区的青藏高原,除江河谷地外,绝大部分海拔在4000米以上,号称世界屋脊,自然环境较差,但是这里自古即有人类居住。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证明,青藏高原是中华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1958年,在西藏林芝发现古代人类的头骨。其后,在藏北申扎和班戈、藏南定日和吉隆、阿里日土等地先后发现更为古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多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初阶段,这说明西藏高原有可能是中华大地的又一人类发祥地。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在类型与加工方式上,与中原的旧石器有共同的工艺传统,带有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常见特征,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中石器文化是旧石器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阶段。在西藏发现代表这一阶段文化特征的细石器数量甚多,分布甚广,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多有发现。西藏细石器器型属于以我国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延续时间长至新石器晚期及至铜石并用时代,则构成西藏细石器文化的地方特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遗存在西藏发现更多,东起昌都西至阿里,北自那曲南到山南,每个地区境内都有发现,连山川阻隔史称“隐秘之地”的墨脱县境内亦有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具有典型意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一面积达万平方米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再现了人类文明曙光时期藏族先民在西藏高原上生息、劳动,开发中国西部疆土的情景。^①卡若人制作和使用磨光石器,能够烧制彩陶,已能建造地穴式和地上房屋居住,会制作骨针,有了缝制品和装饰品,社会生

^①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产从单纯的狩猎、采集发展到饲养家畜、进行农耕，遗址中出土有人工饲养的猪骨骼和种植的粟类谷物。卡若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锛的型制与华北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形式则类似中原原始村落的房屋建筑形式。从陶器纹饰来看，卡若文化亦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至于遗址中出土的粟米，据研究是最早在我国中原渭水、黄河流域培育成功的。这一切表明，新石器时代西藏原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联系至为密切，大可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藏族和祖国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起点。

西藏新石器文化遗存据迄今的考古发现，大体有三种类型，即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存，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藏东新石器文化遗存和拉萨、工布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当时，高原上至少存在三大支互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呈现出西藏原始文化的五彩缤纷及藏族形成的多元性。在这多元格局中，同时明显存在原始文化的多元交融和汇集，显示出从多元向一体发展的趋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雅隆部落兴起后，逐渐兼并毗邻诸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完成区域统一，建立吐蕃王朝，标志着这漫长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

吐蕃王朝的建立、青藏高原统一是藏族多元一体演进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的大一统，是由许多局部的统一创造了必要前提才逐步完成的。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为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统辖，最终实现全国三大区域的大一统创造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条件。由于吐蕃王朝的统一，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藏族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史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本书第一章将全面论述。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藏地方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格局中，由远古文

化多元分散发展进入区域性的多元统一,建立起与中原政权并存的区域政权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西藏地方与中原的关系由各族间的分散联系为区域政权的统一交往所替代,文化上的交流影响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密切关系的发展所替代,从而将西藏地方归入全国大统一的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元代西藏纳入中央政权的直接治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进入确立时期奠定了基础。吐蕃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演进总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那种将西藏原始文化的多元发展、吐蕃王朝的统一强盛同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立起来,甚或把西藏说成自古就是一个“独立国”,显然是对藏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演进历史的割裂和曲解,是完全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随着元朝的建立,进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阶段。元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更重要的是,自元朝开始,中国古代疆域的三大部分最终完成了全国性的大统一,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直接治理之下,从而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入确立阶段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元朝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以萨迦派为首的西藏政教首领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将西藏地方归附于作为元朝前身的蒙古汗国,进而致力于元朝推进的全中国大一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西藏地方归属元朝,确立属领关系之后,以八思巴为首的政教首领认识到在全国走向大统一的形势下,结束西藏教派林立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势在必行,从而在元朝中央的直接支持下,完成建立起从萨迦政权到各万户、千户的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将西藏长达400年的分散割据的形势推向一个相对统一的局面,奠定元朝从中央到地方治理西藏的完整的行政体系。这对于藏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于元朝大一统的建立和巩固及中